

· 文學研究 ·

從蘇辛詞的評賞談小詞中的弱德之美

葉嘉瑩

[提 要] 《花間集》的出現,使中國文學產生了一種詩和文所不能傳達的獨特的美感特質。蘇東坡跳出早期模仿《花間集》的小詞,開拓出豪放的詞路,但其表現的是詩之美,而非詞之美。他被貶黃州後寫的《水龍吟》,表達出幽微隱約難以言說的哀怨,這才是詞的特殊美感所在。辛棄疾南渡後,空有豪情壯志卻被長期放廢,他把英雄志意和痛苦失落寫進詞中。在朱彝尊和陳曾壽的詞裡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美感。我們或可把詞的美感提煉得更超越一些,把這種痛苦壓抑無法明言、但又持守志意理想的美,稱之為“弱德之美”。

[關鍵詞] 弱德之美 蘇東坡 辛棄疾 詞學 美感特質

[中圖分類號] I207.23 [文獻標識碼] A [文章編號] 0874 - 1824 (2023) 01 - 0131 - 09

蘇辛的詞都是以豪放著稱,而我卻要從弱德之美談蘇辛的詞。“弱德之美”對很多人來說,是一個非常生疏的詞語。什麼叫做“弱德之美”?這是我自己所杜撰的一個詞語。我以為,“弱德之美”是中國的詞這種文學體式的一種基本的美感特質之所在。選擇這個題目有一個因緣,好像是空中的一條飛龍,最後歸結到一個落腳點,一個結穴的所在。本來我平常講課,如唐宋词十七講、陶淵明《飲酒》詩二十首,都是一個系列,我自己有一個想法,自己安排的。可是這個系列是偶然的機會,是多方面的因素引導我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。那麼,這些因緣都是從何而來呢?

從 2015 年到 2016 年,我接連不斷地被邀去做了一些講座。第一次是在北京橫山書院講的《從詞的起源看絲路上的文化交流》,我所講的是敦煌曲子詞。這個題目是橫山書院給我的,讓我講絲路文化,當然敦煌的曲子是從西域的絲路傳進來的一種音樂,這是第一次偶然的機會。然後還有第二次偶然的機會,這個是在南開大學講的,接着上一次,講絲路文化對中國詩歌體式的演進與美感特質之形成的重要影響。我在北京主要講的是敦煌的曲子,可是在南開講的是中國詩歌體式的演進與美感特質的形成。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,中國的語言文字是單音獨體,一個字一個聲音,所以我們的語言如果本身不是兩個字,一定要加一個字,這是中國的語言文字的特色,比如我說“桌”,聽起來很生硬,要說“桌子”,說“椅”,要說“椅子”。我們最早所形成的詩歌的體式是四個字一句,二二的停頓,“關關雎

鳩,在河之洲”。曲子的節奏與詩的節奏是迥然不同的,它不是二二的節奏,它是音樂的節奏。

第三次的講演也是在橫山書院講的,題目是《中印文化的交流對中國詩詞的影響》。中印文化的交流就有佛經傳入了中國,佛經傳入後就要翻譯,翻譯的時候我們盡量把那些有意義的內容按照意義來翻譯。可是佛經有很多的偈語,比如說菩薩,菩提薩埵,它是一個印度文,我說南無阿彌陀佛,它有很多是聲音而不是意義。所以你一定要翻譯這個聲音,因此為了翻譯佛經,中國才開始有了轉讀的要求。什麼叫做轉讀呢?轉讀其實就是一種拼音。但它不是用我們現在的 ABCD 來拼音,因為古代還沒有這些字母,所以它用兩個聲音來拼,比如說“東方”的“東”是德紅切,切就是反切,就是拼音,取上一個字聲母的 d,取後一個字韻母的 ong,德紅切就是東。我以前曾經到美國法界大學講過陶淵明的《飲酒詩》,我在法界大學住了差不多一個禮拜,他們每天早晨三四點鐘就起來了,在佛殿裡面唱誦,唱誦的時候我也去參加了。他們所唱誦的經典是《華嚴經》,是中國翻譯的第一部大部頭的佛教的經典。我親眼看到在這大部頭的幾十冊的《華嚴經》的開頭,都是轉讀,都是拼音,所以拼音的轉讀是從中印文化的交流,從佛經傳進來的。因為這樣的緣故,我們就注意到它有聲有韻。在南北朝的時候,就有沈約等人的“四聲八病”之說,發現如果用同一個聲母寫一句詩,或同一個韻母,如“西溪雞齊啼”,這樣就很不好聽,讓人家覺得困惑,所以就反省到中國的詩歌,不能平平平平,仄仄仄仄,所以就有平平仄仄,這是後來的律詩的開始。本來我們是有古詩,古詩是不在乎平仄的,像《古詩十九首》中的“行行重行行”,五個字都是陽平聲,可是從佛經的轉讀傳進來,有了音韻的分別,才有律詩的興起,才有了像唐朝杜甫的《秋興八首》那樣鏗鏘抑揚而對偶對得如此工整的律詩。

我第四次的講演是從《花間集》談起,因為有一個出版社邀我寫一篇序,他們要重印乾隆皇帝讓人搜集很多珍貴版本編成的《天祿琳琅叢書》。這是一個很珍貴的版本,是皇家的藏書,而這叢書中有一本是《花間集》,出版社指定讓我為這個《天祿琳琅叢書》本的《花間集》寫序。我們說詞是填詞,而詩我們說是作詩,很多人把作詩的“作”寫成做衣服的“做”,這絕對不可以,一定是創作的作。我們說填詞,是填進一個音樂的樂譜中去,所以詞是受了敦煌曲子的音樂的影響,講求平仄是受了佛經翻譯的轉讀的影響。只有對偶是中國的語言文字本來就有的,我們說“水流濕,火就燥,雲從龍,風從虎”,對偶是漢語言文字本身所有的,可是把它結合上平仄四聲,那是受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影響。儘管有了敦煌曲子的影響,可是那個時候敦煌的曲子都是卷子,都是寫本,藏在敦煌的石窟裡面,並沒有流傳在外面,它只是歌聲偶然流傳,就有文人按照聲音填一首歌詞。這就是為什麼我說,在中國“詞”的發展中,柳永是很重要的一個作者。因為我們一般人沒有什麼音樂的修養,只能填《浣溪沙》、《鷓鴣天》,都跟詩的格律差不多。對於敦煌曲子裡很長很長的調子,那種音樂節拍的變化複雜,一般的詩人因為不懂得音樂就不會填寫,直到柳永出來。柳永是一個懂得音樂的人,所以他才能夠填寫那麼長的調子,這在詞史上是很重要的,具有開拓性。本來敦煌曲子是口頭流傳,沒有人把敦煌曲子寫下來。在五代的後期就有後蜀的趙承祚編了一本集子,是當時的詩人文士為樂曲填寫的歌詞,就是《花間集》。《花間集》前面有一篇歐陽炯的序言,他說“庶使西園英哲,用資羽蓋之歡;南國嬋娟,休唱蓮舟之引”。^①也就是說,我們把有學問的有修養的文人詩客寫的曲子詞編集起來,使得那些美麗的歌妓酒女不用去唱那些庸俗的曲子了。他的目的不過是一個歌詞的本子,所以《花間集》是 *Collection of the Songs Among the Flowers*,是在花叢間唱的愛情的美麗的歌詞。

天下的因緣好像天上的飛龍,我把它歸納到一個結穴,這些都是天上的飛龍,偶然地有敦煌的曲子,偶然地有《花間集》,我們都沒有想到敦煌曲子對於後代的文學體式——詞產生了這麼重大的影響。更沒有想到有《花間集》這個集子的出現,使中國文學裡面產生了一種非常獨特的美感特質,是詩

所不能傳達的,文所不能傳達的,我無以名之,把它叫做“弱德之美”。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。後來我還在會稽書院做了一次講演,講的是《談中國詞體的特美》。我談中國詞體的特美要舉一首詞的例子,因為是在會稽山的會稽書院,所以我就講了一首辛棄疾的《漢宮秋·會稽秋風亭懷古》,這真是奇妙。當我講的時候,發現辛詞中所表現的真是中國詞的一個最基本的特殊的美感,我給它起了一個名字“弱德之美”。什麼是弱德之美呢?我並不是為了講辛棄疾的詞才起了這樣一個名字。“弱德之美”是當初我講清朝朱彝尊的詞時起的名字,所以這個來源非常複雜。這些如同是天上各地方飛來的飛龍,今天是要歸結到一個最後的結穴,給它一個歸納。

二

現在我們就先從蘇東坡談起。上次剛剛講過柳永和他的那些長調慢詞,蘇東坡和柳永之間有什麼關係,我們先從柳永對蘇東坡的影響談起。柳永對蘇東坡的影響有正反兩面,這裡引了幾條詞話。一個是蘇東坡給他的朋友鮮于子駿的信,說“近卻頗作小詞,雖無柳七郎風味,亦自是一家。”^②他說我和柳永是不一樣的。還有一條是俞文豹的《吹劍續錄》上說的:

東坡在玉堂,有幕士善謳。因問:“我詞比柳詞何如?”對曰:“柳郎中詞,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板唱‘楊柳岸曉風殘月’;學士詞,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‘大江東去’。”公為之絕倒。^③

這二條詞話都表明東坡和柳永詞的風格是不一樣的。後面還有一條詞話是《唐宋諸賢絕妙詞選》中所載的:

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東坡,坡云:“久別當作文甚勝,都下盛唱公‘山抹微雲’之詞。”秦遜謝。坡遂云:“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作詞。”秦答:“某雖無識,亦不至是。先生之言,無乃過乎?”坡云:“‘銷魂當此際’,非柳詞句法乎?”秦慚服。^④

可見當時士大夫之間對柳永是看不起的,上次我們講柳永,講到其實柳永在地方做官的時候,他對地方的治理是非常得到當地老百姓的認可和稱頌的,他直屬的長官屢次向上推薦他,可是中央部門都不給他升官。這就是為什麼柳永去拜見晏殊時,晏殊問他:“賢俊作曲子嗎?”柳永說“只如相公亦作曲子”,晏殊說我雖作曲子,卻沒有寫“針線閑拈伴伊坐”。可見柳永當時不被上層的士大夫所接受所容納,所以他儘管地方的政績很好,要推薦他升官,可是中央都不通過,從宰相晏殊那裡就不能通過。士大夫往往認為柳永的詞不好,都與他劃清界限。可是蘇東坡又說了一句話,承認發現了柳永的好處:“世言柳耆卿曲俗,非也。如《八聲甘州》之‘霜風淒緊,關河冷落,殘照當樓’,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高處。”盛唐的詩具有氣象,“玉露凋傷楓樹林,巫山巫峽氣蕭森”,寫了很高遠、很開闊的氣象,李白的詩也是如此:“朝辭白帝彩雲間,千里江陵一日還。”柳永的詞有兩方面,一種是他給那些歌妓酒女寫的,而且是給市井之間低俗的歌妓酒女寫的,因為柳永當時沒有考中科第,是一個非常卑微貧窮的人,他不像晏殊的宰相家裡面有很多歌妓,他只能與市井間的歌妓交往,給她們寫低俗的曲子。但是另一方面,柳永的很多詞具有一種開闊、博大的氣象,後來蘇東坡就認識到了這一點。蘇東坡看到了柳永詞的兩方面,知道他的俗詞的缺點,也知道他的開闊博大的詞的好處。我還以為,蘇東坡能夠寫出“大江東去、浪淘盡,千古風流人物”,是因為有柳永的開闊博大的詞在前。過去大家的詞都寫的是閨房兒女之情,蘇東坡早期曾經寫過一些兒女之情的詞,我們現在舉一首東坡的詞,《一斛珠》(約作於仁宗嘉祐元年[1056]蘇東坡21歲時):

洛城春晚。垂楊亂掩紅樓半。小池輕浪紋如篆。獨下花前,曾醉離歌宴。 自惜風流

雲雨散。關山有限情無限。待君重見尋芳伴。為說相思，目斷西樓雁。^⑤

大家都沒有想到蘇東坡還會寫這樣的詞。他還不止寫了這一首，有好幾首這一類像《花間集》一樣的兒女之情的小詞。這是蘇東坡早期的作品，他還沒有開拓出自己的詞路來，所以也模仿《花間集》。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，顧隨先生其實所擔任的是詩選的課程，是唐宋詩，他教的並不是詞。我們的詞選的課程是孫蜀丞先生教的，顧隨先生講課天馬行空，對學生也並不逼迫我們一定要寫詩，是我自己願意寫，就交去給老師看。可是孫蜀丞先生不然，孫先生講詞是非常嚴格地講詞的格律，而且一定要學生填寫歌詞，所以我也曾經在孫先生的課上填了一些小詞，那真是填詞，就是不必然是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。孫先生開始講的是《花間集》，我也填寫過《花間集》一類的小詞，這是被老師逼出來的，沒有自己真正的思想感受和感情，所以當我編自己的集子的時候，把所有那些填寫的歌詞都刪掉了。東坡早年也填寫過這樣的花間類的歌詞，他什麼時候很明顯地寫出來跟柳永不同的詞呢？那就是那首《江城子》，當時蘇東坡在密州的時候，密州大旱，東坡作為地方官，就去常山祈雨，當時都是這樣的。他祈雨果然就下了雨，而且下得很豐沛，蘇東坡就非常高興，在歸途中他經過黃茅岡，一個有山林的地方，他就帶着人去打獵，他剛剛求雨而且得到雨，滿心的歡喜，就寫了這一首《江城子》：

老夫聊發少年狂。左牽黃，右擎蒼。錦帽貂裘，千騎卷平岡。為報傾城隨太守，親射虎，看孫郎。酒酣胸膽尚開張。鬢微霜，又何妨。持節雲中，何日遣馮唐。會挽雕弓如滿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^⑥

這是蘇東坡自覺地要寫出一種豪放的詞，跟柳永的不同。所以東坡寫了這首詞非常得意，給他的朋友鮮于子駿信中說：“近卻頗作小詞，雖無柳七郎風味，亦自是一家。”^⑦因為他跳出了早期所寫的模仿花間的小詞，寫出這樣的開闊博大的豪放的詞，所以他對此是非常得意的。

下面我們就看他的幾首豪放的詞，先看他最有名的《水調歌頭》：

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。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。轉朱閣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長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^⑧

不管是學詩還是學詞，一定要把平仄讀對了。聲音是詩詞的重要的生命的一部分。音樂的美，特別是詞，聲調是格外要注意的。而我們有很多古代的入聲字，因為普通話裡面沒有了入聲，只有廣東福建才有入聲，如果我們按照普通話讀就丟掉了、失去了詩詞一半的重要的生命。很多人就說我，你說話講北京的普通話很標準，你讀起詩詞來怎麼就不一樣呢？因為詩詞的吟誦你一定要把正確的聲調給那個作品，聲調是詩詞的一半的生命。有位叫做李雲的同學，她以前來旁聽我的課，有一天她說：“葉老師這首詞我不大明白，老師給我講一講吧。”我的習慣總是先讀然後講，我就給她一讀。她說：“老師不用講了，你一讀我就明白了。”可見讀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們現在要按照平仄來讀詩詞。你想想學詩詞，首先一定要把聲調讀得正確。

這首詞還有一個序言：“丙辰中秋，歡飲達旦，大醉，作此篇，兼懷子由。”是寫給他弟弟的。蘇東坡寫這首詞是在什麼時候？當你在仕宦之途，當你遇到挫折的時候，每個人內心都有一種反省，一個反思，我應該對現實的人生社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？他這裡說的是“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。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”。我不住在人間，我住在哪裡？

大家如果到我的迦陵學舍去看，月亮門旁邊有一幅聯語，那是我在大學的時候寫的詩句：“人世已拚愁似海，逃禪不借隱為名。”那時候我特別喜歡寫律詩，我一口氣寫了五首律詩，又另外加上一首，一共六首七言律詩，就拿給我的老師顧隨先生看。以前我交去的習作，他有評點，可是過了幾天顧先生

發回來了，這一次他卻沒有修改，也沒有批評，而是和了六首七言律詩。老師和了我的詩，我本來要答謝，但我作詩有一個習慣，就是一定是真正有感受的時候才寫詩，不喜歡被人逼着去作詩，自己沒有靈感也不希望勉強去作詩，所以當時老師和了我的詩，我就放在那裡了。等過了一些天，已經從秋天進入到冬天，歲暮天寒，到了臘月下旬，那北風在北京帶着哨子一樣的聲音吹過來，那是什麼年代？那是七七事變北京淪陷的第四年，從北京一淪陷我就跟父親斷絕了音信。因為我父親是在航空公司工作，航空公司隨着國民政府一步一步地撤退。我們淪陷在當時的北平，我父親就斷絕了音信，我母親生病開刀以後感染，在我上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就去世了，所以我是經歷了很多國危家難。當我聽見窗外呼嘯而過的帶着哨子的聲音的北風，就寫了一首七言的律詩：

盡夜狂風撼大城，悲笳哀角不堪聽。

清明半日寒仍勁，燈火深宵夜有情。

入世已拚愁似海，逃禪不借隱為名。

伐茅蓋頂他年事，生計如斯總未更。

“盡夜狂風撼大城”，整夜聽着呼嘯的狂風好像把整座城都吹動了。“悲笳哀角不堪聽”，笳是胡笳，角是吹響的號角，這都代表外國的軍隊，代表戰爭。“盡夜狂風撼大城，悲笳哀角不堪聽。清明半日寒仍勁，燈火深宵夜有情。”在風雪之中偶然放晴了半日，可是冬天沒有走，這是“清明半日寒仍勁”。我雖然是在這樣的艱難困苦之中，是在淪陷的城中，是母親去世了，是父親的音信斷絕了。我說“入世已拚愁似海，逃禪不借隱為名”，這就是迦陵學舍月亮門旁邊的那幅對聯。除非你離開人間，你不再關懷人世，你出世了；你如果不出世，你如果不能出世，那麼你如果入世，你沒有入山修道，你沒有資格談出世。你在人間就要做人間的事，不管你在什麼崗位上，你既然在人間就要做人間的事，你既然做人間的事就要把人間的事做好。而當一個人越是負責任工作的時候，責難和批評也就越多，所以我說“入世”，我要過入世的生活，“已拚愁似海”，我就拚了，不怕我將來遭遇多少憂愁和苦難。但是我身體雖然是在世界之中，我的精神不被世界所拘束，所以我“逃禪不借隱為名”，逃禪就是說可以心定，可以禪定，不被世間所攪擾，你內心可以不被世俗所擊敗。有學生說葉先生凡是對於現實的生活她都不關心；很多人都覺得越是現實的事情，什麼得失，我越是不關心。不是說我故意要自命清高，因為“入世已拚愁似海，逃禪不借隱為名”，我不需要到高山上去隱居我的心才能夠安定，這是我寫在月亮門上的大學時候的二句詩。

現在回來講蘇東坡。不入世則已，入世像我教書的比較單純，只要教書就好了；如果入世，古人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治國平天下，一進了官場那都是陷阱，都是鬥爭，你是離開還是不離開？所以蘇東坡說：“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。”這是蘇東坡內心的掙紮，我是出世呢還是回到世界上來呢？所以當時皇帝宋神宗看了他這首詩說：“蘇軾終是愛君。”^①蘇東坡這個人不管受到多少挫折苦難，他也可以跳出去。可是他回到朝廷來，對於朝廷對於國家對於百姓對於人民，他一直是負起他的責任來的。可是蘇東坡畢竟受了很多很多的挫折，而且曾經被關到御史台的監獄，幾乎把他處死，就是因為蘇東坡在詩詞裡面發牢騷。他偶然寫了兩句詩，我偶然寫兩句詩沒有人管我，可是蘇東坡寫了兩句詩就招來了罪名。他的詩本是詠檜樹的：“根到九泉無曲處”，他說我的樹根一直到黃泉地下，我的根都是直的，我是忠愛正直的。而且，按照植物學中所說，如果樹的上面是橫着長的，它的根也是橫着長，如果樹上面是直着長，它的根也是直着長的。檜樹那麼直，所以“根到九泉無曲處”。可是誰看見你的根了？根在九泉之下，所以他說“此心唯有蟄龍知”。《易經》中說地下有泉水，有龍，九五才飛龍在天。蘇軾說因為我的根是在地下，所以我的正直只有地

下的蟄龍知。新黨就告了蘇東坡，說蘇東坡有叛逆之心，天子是飛龍在天，他卻說地下還有一條龍，那地下的龍是什麼呢？所以就說他有叛逆之心，就被下到御史台的監獄，幾乎就要把他斬首了。後來還是神宗皇帝比較聖明，他說“彼自詠檜，何干朕事”，蘇東坡就是自己詠檜樹，與我有什麼相干，所以蘇軾才逃掉了一死。

後來蘇軾就被貶官到了黃州，做黃州團練副使，而且不許他過問公事。下面我們看他在黃州的一首《水龍吟》，就發現小詞是一種非常微妙的一種文學的體式了。一定要在你最艱難最困苦、有很多悲哀痛苦而你不能夠明白說出來的時候，你的詞才寫得好。所以王國維說了一句話：“天以百凶成就一詞人”（《蕙風琴趣》評語），上天要降下來各種的不幸和災難，才成就了一個詞人。如果蘇東坡只寫“老夫聊發少年狂”，那當然是很豪放，但那並不是真正的好詞，現在我們看他九死一生之後所寫的《水龍吟》。《水龍吟》是一首和詞，章質夫寫了一首詠楊花的詞，蘇東坡寫了《水龍吟》“次韻章質夫楊花詞”。這首詞很多選本都選了，但只是作為一首詠物詞，稱贊它寫得如何好，其實這只是表面的看法。我前幾年講這首詞的時候，就講它裡面深藏的那種幽微隱約難以表明的哀怨，我一個當年的學生就說：“老師，他詠楊花就詠楊花，你為什麼要說它有深意呢？”我就給他舉了一個證明。因為他是和他的朋友章質夫的詞，所以他就寫了一封信給章質夫，信中說：“《柳花》詞妙絕，使來者何以措詞。本不敢繼作，又思公正柳花飛時出巡按，坐想四子，閉門愁斷，故寫其意，次韻一首寄去，亦告不以示人也。”^①蘇東坡說這個詞裡我有這麼多的含義，你千萬不要給人看。

這真的是一首具有詞的美感特質的詞，“老夫聊發少年狂”雖然是詞的格式，但他表現的是詩的美，不是詞的美。《水龍吟》這才是東坡的一首好詞，像這種有多少悲哀，有多少痛苦，而在這一種的環境之中你不能夠言說，就是這樣的環境和情思，才是詞這種體裁特殊的美感所在，我現在把它叫作“弱德之美”。你是處於一個弱者的地位，你是被拋棄的，你是被欺凌的，你是不被重視的，可是你沒有放棄你的理想，你沒有放棄你的志意，這是一種弱德之美。

三

下面我們看辛棄疾的詞。東坡的詞還有一個變化，他早年也模仿花間，寫那些男女的愛情的小詞，可是稼軒沒有。稼軒早年有着英雄豪傑的志意，“壯歲旌旗擁萬夫，錦襜突騎渡江初。燕兵夜娖銀胡觮，漢箭朝飛金僕姑”。稼軒是一位英雄豪傑，22歲從淪陷區來到南宋。他本來是在敵人統治的北方加入了起義軍，他建議起義軍的頭目耿京與南宋朝廷建立聯繫，才能成就大事，可見稼軒有理想有志意有見解。可是辛棄疾見到南宋高宗皇帝，一切都聯繫好了之後，卻有一個叫張安國的漢奸把耿京殺死了，投奔了金人。辛棄疾回來之後發現隊伍發生了變化，就直闖金兵大營，活捉了叛徒張安國，把他夾在手臂之下，一路騎馬把他帶到南宋朝廷獻俘。他早年真是英雄豪傑，從來不寫詩詞。等他開始寫詞已經是投奔到南宋以後，一個北方人跑到南方來，南方很多人是主和，但他是主戰的，他一直在被人猜忌嫉恨之中。現在我們不能詳細講，只看他很有名的一首詞《水龍吟·登建康賞心亭》：

楚天千里清秋，水隨天去秋無際。遙岑遠目，獻愁供恨，玉簪螺髻。落日樓頭，斷鴻聲裡，江南遊子。把吳鉤看了，欄干拍遍，無人會、登臨意。休說鱸魚堪膾。盡西風、季鷹歸未。求田問舍，怕應羞見，劉郎才氣。可惜流年，憂愁風雨，樹猶如此。倩何人喚取，紅巾翠袖，搵英雄淚。^①

這首詞真是滿懷的悲慨。南方秋天要吃鱸魚了，當年西晉的張翰張季鷹在北方做官，秋風一起，他就想到了故鄉的美味，他就離開了北方回到了南方來。辛棄疾在這裡說，你們不要跟我說鱸魚鮓的美

味。辛棄疾來到南方，他的家在北方的山東，他已經回不去了。“求田問舍”也是一個典故，一個叫許汜的人只是求田問舍，想着買房置地，沒有一點遠大志向，劉備就看不起他。“可惜流年”也是運用《世說新語》中的典故，樹都這麼老了，何況是人呢？他有多少失意，有多少不得志。男子在不得志的時候，往往會找醇酒婦人來做安慰，他說我的悲哀我的痛苦我的失意，有何人喚取紅巾翠袖為我擦乾眼淚呢？稼軒根本沒有求田問舍的心思，他志在收復北方失地，沒有想在江南置辦家產。可是他 22 歲來到南方，68 歲死去，在南方 40 多年，以他的豪情壯志，卻有 20 年放廢家居。他每一想有作為馬上就遭到彈劾，馬上就遭到罷免。稼軒把他這種英雄的志意和痛苦失落都寫進詞中，所以稼軒的詞不僅是長調寫得好，小令一樣也寫得好。我們再看他的另外一首詞《鷓鴣天·博山寺作》：

不向長安路上行。卻教山寺厭逢迎。味無味處求吾樂，材不材間過此生。寧作我，豈其卿。人間走遍卻歸耕。一松一竹真朋友，山鳥山花好弟兄。^⑫

這是他晚年放廢家居時寫的。“不向長安路上行”，長安指朝廷，沒有人用他，把他貶官了。所以“卻教山寺厭逢迎”，因為他來得次數太多了，山寺如果有知，都厭煩看到他稼軒每天來。“味無味處求吾樂，材不材間過此生。”你人生有什麼樂趣，你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何在？“味無味處”就是在最無味的地方找我的快樂，“材不材間”就像東坡所說的“似花還似非花”，你早年“壯歲旌旗擁萬夫，錦襜突騎渡江初”，你不是一個有材的人？“寧作我，豈其卿。”我稼軒到底是誰呢？這還是當初的那個辛棄疾嗎？因為我完全失落了當年的理想和志意。“人間走遍卻歸耕”，他從北方起義南來，在南方多少地方，他平定了多少戰亂。“人間走遍卻歸耕”，朝廷把他趕出來了，放廢了幾十年，只好回來種田了，所以他自號“稼軒”。“一松一竹真朋友，山鳥山花好弟兄。”我在路上所看見的，每一棵松樹每一棵竹子，是真朋友，山上的鳥啼，山上的花放，是好弟兄。我們可以看到詞人是在這種挫辱失意之中，而且是不得已，而且是不能說的這種痛苦之中創作的，這種美感我把它叫做“弱德之美”。

四

我的“弱德之美”，並非為蘇東坡起的這個名字，也不是為辛棄疾起的這個名字。我提出來弱德之美，是因為在清朝有一個詞人朱彝尊，他寫了一卷愛情詞，叫做《靜志居琴趣》。朱彝尊有才華有學問，可是他是生在明朝滅亡的易代之際。一般以忠義自命的人，是不在清朝做官的。所以他學問很好，但沒有參加科考。不參加清朝的科考，一個讀書人就無以為生，他家裡非常貧窮，娶不起妻子。恰好他家鄉裡有一個人家生了五六個女兒，沒有兒子，就把他招贅為婿。他結婚的對象是這家女孩子中的大姐，這個大姐有一個七八歲的小妹妹，還很小。家裡就讓朱彝尊教她讀書寫字，這個小妹妹很聰明，所以朱彝尊就對這個小妹妹有了感情。本來在中國傳統的禮法當中姐妹同嫁一個人是可以的，帝舜二妃娥皇女英就是姐妹，但是朱彝尊的丈母娘不同意，這個小妹妹就被她的母親嫁給另外一個有錢但是沒有感情的人。朱彝尊就寫了一卷詞叫《靜志居琴趣》，寫的就是這一段難以言說的愛情的故事，裡面有一首小詞《桂殿秋》：

思往事，渡江干，青蛾低映越山看。共眠一舸聽秋雨，小簾輕衾各自寒。

清朝是詞復興的時代，不但詞的作者很多，而且作品也非常好。清末民初時有一位詞學家況周頤，有人問他清朝有這麼多詞人，你看誰的詞最好呢？“或問國初詞人，當以誰氏為冠。再三審度，舉金風亭長對。”^⑬況周頤就說朱彝尊的詞最好。“問佳構奚若”，他就舉了這一首《桂殿秋》詞。^⑭這首詞中說，我最難忘記的一段往事，就是當年我們坐着船，從江上經過的時候。清朝初年，南方有很多地方起義，滿清也派兵討伐，江南總是有戰亂，揚州十日，嘉定屠城，這都是江南。當時真是在戰亂之中，所以他

們全家就在船上避難。在船上他就看到這個女孩子，我們都在一條船上，我們每個人身下各是一領竹席，身上是一床薄被，我有我的一領竹席，蓋一床薄被，那個女子也有她的一領竹席，蓋一床薄被。“共眠一舸聽秋雨，小簟輕衾各自寒”，這是他們感情的現實的生活。你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條船，在一個城市之中，在一個家庭之中，我們在一個屋頂之下，“共眠一舸”，你有你的悲哀和痛苦，他有他的悲哀和痛苦，不能夠言說，雖然是父母子女之間，很多痛苦，都沒有辦法說出來。所以這麼一首短小的詞，真是寫出了普世的人間的那種孤獨和哀痛。“共眠一舸聽秋雨，小簟輕衾各自寒。”每個人都要承擔你自己的痛苦，雖在父母子女也不能夠完全了解。

就是這樣一首小詞，如果我講稼軒忠愛奮發，到南方放廢家居，這種痛苦我可以說得出來。蘇東坡是滿懷的忠義，但是一生流貶到各地，這種痛苦我也說得出來。可是像朱彝尊這首小詞也很有好處，但當我寫朱彝尊詞的時候我怎麼說，這種美屬於什麼美呢？他不是忠義奮發被放廢家居，他也不是有理想有志意，一生都在遷貶，這都是說得出來的。那麼朱彝尊這種悲哀痛苦是沒有辦法說出來的。所以我當時就自己給它起了一個名字，叫做“弱德之美”，用英文說是 the Beauty of Passive Virtue，就是你在一種強大的壓力之下，在很多的挫折痛苦之中，持守住你的理念，你的感情沒有變，你的志意沒有變。雖然在痛苦壓力之中，你仍然有所持守，仍然堅守着一個感情，堅守了一個理念，無以名之，我管它叫做“弱德之美”。我以為這是好的小詞，唯有詞能夠表達的、屬於詞的一種特美。

王國維曾說“天以百凶成就一詞人”，我們再看另外一位詞人——晚清的陳曾壽的一首詞。陳曾壽生於一個詩書的世家，他在朝廷做官，得到末代皇帝溥儀的信任。溥儀和婉容結婚，陳曾壽是婉容的老師。清朝的滅亡當然有清朝政治很多的缺點，但是宣統皇帝是以一個無辜的小孩子承受了亡國，而婉容更是一個無知的女子嫁給了亡國的皇帝，陳曾壽不但是在朝廷跟溥儀有了很深的感情，還做過婉容的老師。當日本要組織偽滿政府的時候，他本來不要去，他不贊成溥儀要成立一個偽政府，但是人常常是“看得破，忍不過”。他也知道成立偽滿州國是不對的，但是因為他和溥儀、婉容的感情，叫他去的時候他就去了。我們以前講馮正中的詞為什麼寫得好，一個有志之士生在一個必亡的國家，與一個必亡的國家的君主結合上這麼密切的關係，你放又放不開，忍又忍不過。陳曾壽就是王國維所說的天以百凶成就的一個詞人。陳曾壽的詞寫得真的是很好，我們現在只舉他的一首小詞《浣溪沙》：

修到南屏數晚鐘。目成朝暮一雷峰。繡黃深淺畫難工。千古蒼涼天水碧，一生繾綣夕陽紅。為誰粉碎到虛空。^⑤

南屏晚鐘是西湖的十景之一，陳曾壽晚年曾經在西湖那裡居住，他說我幾生的修行才修到這麼好的一個環境，能夠在這裡聽到傍晚從南屏的山上傳來的一聲一聲的晚鐘。他是“數晚鐘”，不是“聽晚鐘”，“數”字用得非常好，每一聲的鐘聲都敲在他的心上。耳朵是數晚鐘，眼睛是“目成朝暮一雷峰”，遠遠看到雷峰塔，早晨也面對着雷峰塔，晚上也面對着雷峰塔。屈原的《九歌》當中有一句，“滿堂兮美人，忽獨與余兮目成”，滿堂都是美人，但是他沒有看見滿堂的美人，他只看見了我，而且當我們眼光一對，我就知道他是我所欣賞的，他也知道我是他所欣賞的。你和一個人，你有感情，他也有感情，所以“目成”。陳曾壽目成的是山上的雷峰塔，雷峰塔怎麼美呢？我們說雷峰夕照，當落日的餘輝，當滿天的晚霞，那斜日的光輝照在雷峰塔上，“繡黃深淺畫難工”，你看太陽光、晚霞光影的閃動，一下深一下淺，一下紅一下黃，是人畫不出來的顏色。

他作這首詞的時候，雷峰塔忽然間倒了，他把這種悲哀的感情都寄托在雷峰塔上，但是雷峰塔卻倒了。“千古蒼涼天水碧”，指雷峰塔底下的西湖，天上是藍天，地上是碧水。這句話還有一個隱含的意思，有一個典故，南唐是被北宋滅亡的，南唐宮中的女子曾經把絲綢染成很漂亮的藍色，有一次晾在

那裡忘記了收回來，經過一夜的露水，發現藍色變得更加鮮明更加美麗，她們給這種藍顏色取了個名字叫“天水碧”，青天碧海之藍。歷史上喜歡講預言的人就說了，把這個藍色叫做天水碧裡面有預言的性質，“碧”同於逼迫的逼，天水正是趙氏的姓望，那麼“天水碧”就預兆着天水的趙氏要把南唐滅亡了。“一生繾綣夕陽紅”，繾綣是那種割不斷理還亂的感情，我把我的繾綣的感情交給誰了呢？投注給什麼了？我所欣賞的，我所投注的，我所留戀的，就是那個塔的傍晚黃昏的顏色，夕陽之中“繾黃深淺畫難工”的雷峰塔，可是今天雷峰塔倒了。“為誰粉碎到虛空”，為什麼連這一點安慰和快樂都不給我，為什麼你一下子就粉碎就落下成為了一片虛空呢？陳曾壽因為生在晚清，就跟馮延巳生在五代十國一樣，很不幸跟必亡的君主必亡的國家結合了這麼密切的關係，他寫的這種詞才是詞中有一種幽約怨悱的好詞。唐五代的詞人李後主當然是寫的好，李後主已經不是詞人之詞了，李後主是詩人之詞，他像詩人一樣把他的感情直接地說出來。

清朝張惠言講到詞的美感特質，他在《詞選序》中有一段話，他說詞：“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”，所寫的雖然是里巷男女哀樂，但是可以說出來，“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，低回要眇以喻其致”。^⑩賢人君子是有持守，是有品格的，而他有最幽微、最隱約、最哀怨的、最悱惻的一種感情，難以直說，這是詞特殊的一種美感品質，與詩完全不同。好的詞是有一種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的，而這種美感我無以名之，張惠言一定要用比興寄托，把賢人君子放進去，可是有的時候我們把它提煉得更超越一點，更抽象一點，單純的一種美感，這種美是什麼美呢？所以我給它起了一個名字，是“弱德之美”，它是被壓抑的，它是不能夠明說的，它是在痛苦之中的，可是你有你的持守，有你的志意，有你的理想，這種美就是“弱德之美”。

[本文緣自南開大學東方藝術大樓詞學講座，經天津科技大學文法學院李雲副教授整理，並由作者審定。特此致謝!]

①趙崇祚編：《花間集》，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1頁。

②⑦蘇軾：《與鮮于子駿三首》之二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孔凡禮點校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，第1560頁。

③俞文豹：《俞文豹集》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42頁。

④黃昇編選：《唐宋諸賢絕妙詞選》，鄧子勉校點，見《唐宋人選唐宋詞》下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601頁。

⑤⑥蘇軾：《東坡樂府箋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451頁；第75頁。

⑧蘇軾：《東坡樂府箋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90頁。

⑨陳元靚：《歲時廣記》卷三十一引《復雅歌辭》，見鄧子勉編：《宋金元詞話全編》下冊，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1509頁。

⑩《蘇軾文集》，孔凡禮點校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，第1638頁。

⑪⑫謝永芳編著：《辛棄疾詩詞全集》，武漢：崇文書局，2016年，第110頁；第470頁。

⑬⑭《蕙風詞話 人間詞話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60年，第124頁。

⑮陳曾壽：《蒼虬閣詩集》，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17年。

⑯張惠言：《張惠言論詞》，見唐圭璋編：《詞話叢編》第二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，第1617頁。

作者簡介：葉嘉瑩，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。天津300071

[責任編輯 桑海]